

《道德經》名言、綱要

上課地點：大鑑禪堂，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

第七堂課之一

梁寒衣老師撰筆，林淑嬌聽寫

(《道德經》弘法第7堂，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授課錄音)

◎歸家穩坐/復歸道性本體之道——

——就道家體系，從「無極」發散、變化為「太極」；又從「太極」變化為「陰陽」；自「陰陽」的動/靜交發、感賦中生「五行」(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)；由「陰陽」加「五行」，而生男女、萬物、萬類……。

——其投射、發散的方式如此，故逆此方向薰修，則是返歸道性之法；即如一個人離家迂迴走了一千里的道路，循著昔時離家的道路(假設路標一一清明、精準，未曾佚失、遺忘)反向而行，不就能回到「本然家」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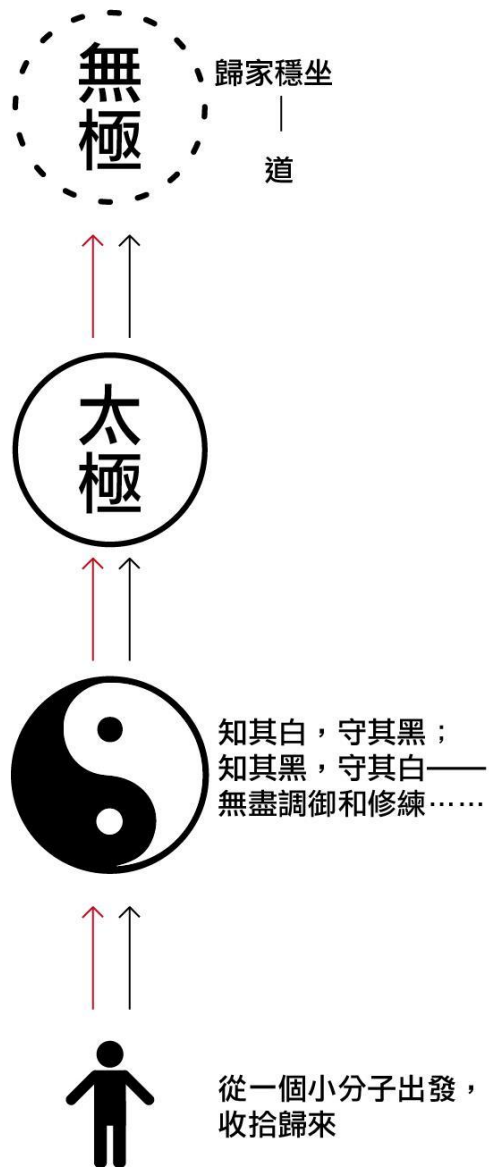
〔道家用「無極」，佛家或用「佛性」、「如來藏」來指涉；名相不同，裂變、投射的方式則相近(參看前《楞嚴經》的「如來藏裂變/發散圖」)——從此投射，自然，也循此返家。人人皆具佛性，也皆是「如來藏」的一枚斷片，故「子佛性」可匯歸「母佛性」，復歸「如來藏」本體(佛語「無不從此法界流，並不還歸此法界」)。

·就禪宗，「悟道」即是認證「本然家」，知「家」畢竟座落何處？悟後修行、悟後「保任」，目的即為「歸家穩坐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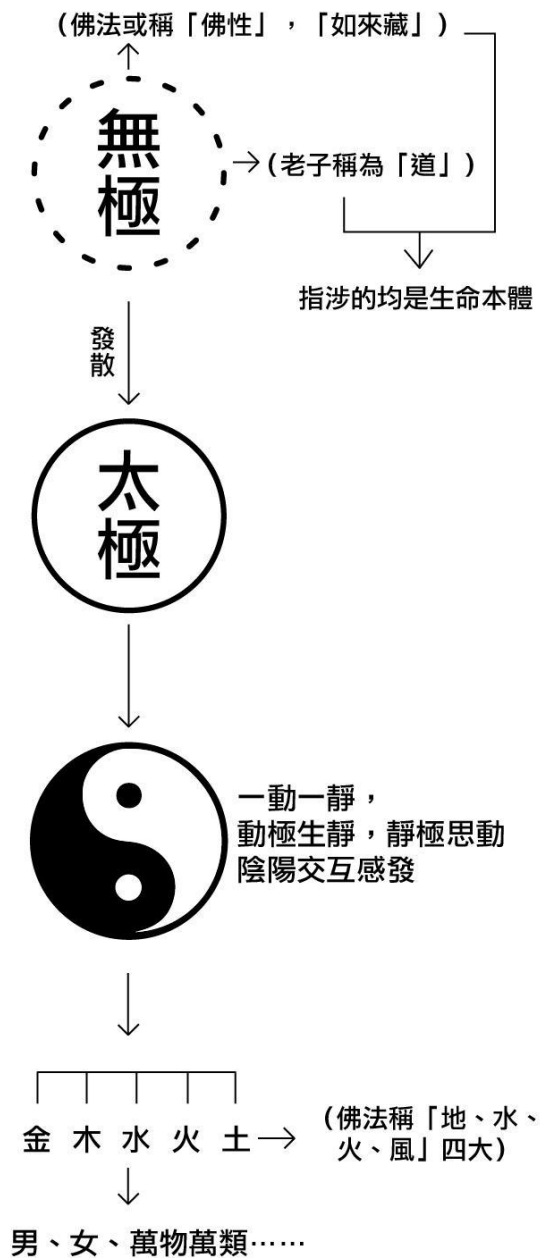
·佛法以「十二因緣」解釋生命的輪迴流轉；如是「順十二因緣」，依無明起行，則為「生死流轉法」；「逆十二因緣」，依智覺起行，則為「清涼涅槃法」。系統不一，但「返家」的概念是接近的)。

如圖

左圖



右圖



(註1.此圖2009年學生畫於黑板上，早已佚失，現前乃是依弘講約略揣摩、繪製的。詳解請聽CD)

- 2.老師山上站牌上，有一道家招牌，標著「身在太極界」(指人類肉身便是一個太極的物質所構成的宇宙器世)，「心在無極中」(精神、心靈卻可匯歸返本源頭、道體——那個「本來家」！)

◎輪迴的真相——同學問，為什麼修行一定要「出離」？

輪迴之因有二：

- 1.愛渴、戀執——佛家認為，基於無明覆蓋、迷惑本源佛性，我們因而投射在此「五濁惡世」，此有形的世界、宇宙中。而此世界恰恰如各種巨型的遊樂場一般，我們今生在此遊樂場玩玩，轉悠了一圈，覺得還不錯，還耽溺、戀執，或想變另一種設施、另一種「玩具」來玩(從「旋轉木馬」，到「摩天輪」、「碰碰杯」，到「天梭遊戲」……)，如此便會反覆浸泡、投射在遊樂場裡，一樣一樣，試了又試、玩了又玩！——在於「不夠，不夠，還沒玩夠！」，孩子並不打算「回家」。
- 2.業力、業緣——投影的背後有各種善、惡因緣，各種業因、業果，並不如想像中的「自由」——即如前回「餐廳」的比喻一般，你很喜悅一座餐廳，且很喜愛同一批伙伴相聚在一起的「感覺」；自然下回便會約同一票人一起來，在同一座餐廳，同一種氛圍、同一種交感、悲欣、戲劇裡。愛的如此；憎恨、仇怨、相鬥、想討回「公道」的……也如此(往往，「恨」較之於「愛」更深；人記仇人，較之於記恩人、愛人，更深切、難忘，更摧毀自己！及至臨終，也未忘所憎，未忘讎恨。)
 - 只要仍執著「一切有」，認此世界、現象為實體，眾生界便不肯消融回「空性」，由是，便將反覆投影於遊樂場中，上馬、下馬，生生死死，不住變換各種身份、形貌、戲碼，換各類遊樂設施。
 - 直到一日，孩子忽然「玩」得厭倦——玩得寂寞、痛苦、孤獨……且升起巨大的苦受與質疑，而起身想「回家」，離開遊樂場，「返歸」才有可能——故修行，必定從「出離心」開始。倘連出離的「念」都沒有(或不夠強烈，僅是「說說」)，當然，就將反覆浸泡於遊樂場中，輪轉、輪迴不休。
 - 故「出離心」為修法的第一要素。
 - 小乘羅漢道「只出不入」，大乘菩薩道則依於大悲「既出且入」(既出離、又回歸五濁度生)；但其軌轍不變，皆是先「出離」，悟道、修行、禪定、保任至某一程度，才可回歸、投入、攝受眾生。

◎來時歡喜，去時「明」——同學請益發心

——順治皇帝的〈出家詩〉，有兩句道「來時糊塗去時迷，來時歡喜去時悲」，足以解釋人類於此一期生死的狀態：總是無明來去，來時固然不知為何、因何而來，去時也仍癡惑而去，并未弄清生命本題。生時固然歡喜、驚動，死時卻又悲傷不捨(由是眷戀纏連，入胎又入胎，輪迴又輪迴！)

——老師尋常將之簡潔記成一句「來時歡喜，去時迷」；其實大的一期生死如此，小的無盡生滅亦然。通常，我們初初跟一個團體、一個道場、一個人類相逢、交往的時候，都唯感到無限地好，戴著金色眼鏡；一旦要離開，便全戴著黑色墨鏡。

·剛開始，總是陶醉、恨不能至！認為能交這個朋友、這名老師會如何如何……因太喜歡，一切都戴著金色眼鏡、攏著一層金光，無論什麼都用「勝義解」——之於「上師」更容易如此。一俟發現某些東西不符合我的心意，於是用另一付量尺(墨鏡來了！)，找出那人所有可能的缺點與漏隙，以便確認你之於他的嚴厲毆打、評擊與懷疑是對的(乃至製造、蒐羅種種證據與流言)，以便堅信一己的「道德正確」。——這即是「來時歡喜，去時迷」！請回思，在我們走過的路程裡，與其他生命的相聚與關係，究底有多少是依於善緣、好感而發生；而最末憤怒、沈鬱，帶著人性惑愛、怨惱的硫酸而離開？「去時悲」——「悲」尚不打緊，倘若是「清明、而智覺的悲傷」；問題在「迷」：帶著黑昧惑惱，並未多一分清明和省思。

·盲目地發心，易於招來盲目地退轉與毀墮。為一名老師或一個修行團體發心尤其如此，必須先以智眼深刻觀察，具足信心、信念始可。倘不真正認識一名老師，僅憑一時的「感覺、情緒」而開花，一朝感覺不對(心風逆轉)，便又視為「剝削」而受創，這於修法有損無益。這是為什麼於藏傳佛教，老師收學生，須經三年的檢測，學生找老師，亦須三年的觀察。禪宗號稱「頓門」，勘驗手段猛利迅捷，卻也不得草草。

·以是關於「發心」，新參，原則上並不鼓勵(至少須更修法一、二年)，須從久修的老參開始。緣於，與其悔恨，不如歡喜。莫如緩步，清明地來。唯願「來時歡喜，去時明」！——發心，是為成熟自我，照亮自、他的法道。故須敬慎地來，亦敬慎地去。

◎窪則盈——關於《弘一大師傳》和《空谷幽蘭》

(同學拒絕老師建議的上述作品，認為若讀文藝、文化的書，必將「嗔心大發！」)

——1.太武斷了！不可永是「識心」運作，一聽書名，便落入成見、愛憎裡(這就是「第六、七識」在作鬼！)。修行，須先倒空一己的知見與情見，佛法正知見才能紮根。

2.須先建立「隨師學、隨師教」的修學態度；至少先上網查看、或閱讀作品再說。

3.基於二部作品皆追索了「修行」，也皆能提昇行者的道心、道格、與道念。

(1)《弘一大師傳》摩寫了一名文學、文藝人徹骨徹底的翻轉：自浪漫潮騷，而律儀謹白、而嚴攝嚴清、成為重振「南山律」的律宗大師——雖以文學寫成，但下半卷全集注在「修行」與「索道」中。(參見陳慧劍《弘一大師傳》)

(2)《空谷幽蘭》則探索了中國的「隱士文化」，描寫當代此世，於同一時空下另一群寧捨世相繁華，而如古代大德一般，簡淡苦素、以實體、血肉印證，住山修持的修行者；諸如，創辦幾所佛學院卻一盡捨去，最末圓寂、燒化出「金剛心」的金剛比丘尼。守著「草堂寺」鳩摩羅什石塔，終而也如鳩摩羅什一般「舌根不壞」、焚出大量舍利的宏林和尚……他們是「隔山道人」的呼聲！

4.所謂玄學或僅是「尚未印證出來的科學」，舉例

(1)《空谷幽蘭》的作者比爾·波特與蛇。

(2)昏暮中盤坐的群蛇。

(參見《空谷幽蘭》和梁寒衣〈聽聽，隔山的道人！〉)

◎同參和「集體禪修」的重要

——面對當代滾滾洪流，究底是一根木頭穩定，還是三十根木頭綁成木筏穩定(如聖嚴法師所述)？是一支燭火亮？抑或二十支燭火亮？

古人凝聚螢光而展讀，它不是藉一隻螢火蟲、一朵螢光而照亮；然，群聚五十隻便足抵三支蠟燭了！——這就是同參「志操相攜」，互相砥礪、警策的意義。

◎灰燼與鑽石——再論「沙特」

(二名學生分別寄來剪報，厭惡沙特與西蒙波娃「同居、不婚」且開放的情愛關係，表示不願再聽到此名字。)

——沙特的「自由意志」強調「人永遠可以決定自己的思想與行為，也均須付出相對的責任」，也即「自我荷担」之意，與「修法」息息相關。

——也即昔日教授師指著熱水瓶所講的「誰喝了這杯水，誰就要負責上廁所！」——生命的無數苦惱，怕來自於人們打算喝水(起動、選擇)，卻不準備上廁所(負責，付相應代價)！總期責其餘他者協助，為我們善後、付代價。

——他的作品《沒有出口》，描寫了「唯心煉獄」——人類心魂的煉獄，深刻詮釋了「萬法唯心」的概念，就修法而言，仍具足觀照。

——孔子說「不以人廢言」，行者須具「擇法覺支」，揀擇出一個人生命中的墟燼與鑽石。然後，循此鑽石的光照，而修、而行、而淘濾自我。舉例：

1.桂花蜜的故事：一名作者可能依其敏慧寫下「桂花蜜的釀造」，卻從不作；讀者依其方法一朵一朵擷取桂花、耐性而釀，最終，喝到這盃桂花蜜的，是虔誠、篤行的人。修行，畢竟是「誰做，誰得」。

2. 泳池畔的泳者。

◎老子的「大制不割」與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」

——「大制不割」是老子的中心概念。制，即量尺、軌範、尺度；意思是「真正大的典範、尺規，是不會將什麼切割出去的」：真正的「大」，必能包容、不排除、捨掉任何一個東西（「太極圖」圓滿包容「陰/陽」、「善/惡」、「黑/白」、「美/醜」……等一切相對的運動、揮發與變化，即是周敦頤根據老子的思想而繪製的）；必能全然圓容兩極對立的境相，安住、智照，不為所役，亦不為框限。（此即「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」——徼，亦作「皦」，指明亮、智照。〈憨山註〉作「邊際」，指道性無涯，「物物皆道之全體所在，正謂一物一太極」。）

——那麼，為什麼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」？基於，一旦立了一個「美」，便相對切割出另一個「不美」、「不夠美」……來，真正可惜處即是你的「大制」已然裁割了！——我們便只看、只選擇我們要的那個「美」，而想排除不想、不希望的。比如，一旦定義出牡丹、百和、玫瑰、水仙……才是「美麗花卉」，人們即會致力剷除所有野花野草，以期「花開莊嚴」！——這就是「美的量尺」以及相對的態度與影響。

在幽靜的湖畔，山中曾相逢一名環保人士。他談到他最厭惡的，是山野中一蓬一蓬、紅紅白白、遍野蔓生的非洲鳳仙，太鮮豔、太亮麗了！一看，便恨不得將她全拔掉。緣於，他經常帶領大人、孩子去欣賞自然界昆蟲、植木，以及微細、微型野花野草之美；而非洲鳳仙太野蠻、亮麗、佻達了！大眾的視線全被吸引，即再也無能凝視到那亟微、亟細野生花草的秀美與娟緻。所以，他要拔！想一盡剷除，以提醒大家注視那更微小、深藏、無限美好、無限繽紛的野花。

——看到了吧？皆知「美之為美」的標竿與影響：雙方皆「割」，皆想剷掉相對的「異端」——一個只管保留大花大朵、愈豔麗愈好，野花野草一概否定、拔除；另一個則厭棄現代人感官的粗浮粗糙，一意想拔去豔色花絮，以使凝觀自然界一花一葉、微細、微小的物色之美。

——但是，真的須將大的剷除，才可能凝看到微細之美嗎？宇宙間是否有一種心靈靈敏、浩蕩、廣博、明覺，能欣賞名花名草、巨型巨量之美，也能洞穿、微照慎小、慎微之美？

——《華嚴經》的「智、微細智、甚微細智、甚甚微細智……」（此即「大圓鏡智」，萬象森羅，從粗到細，皎然映現）說明了這一狀態。老子的「大制不割」也如此。唯其「不割」，所以「天地有大美」：物物類類、色色頭頭，從粗到細、從高層到底微，均能顯現獨樹的妙色與妙美。

——「不割」，所以不排除、遺漏任一個。所以沒有壁壘、障礙。故是通透、全達的（拔來拔去，各執一端、自我遮蔽，就永不會知道「大美」是什麼了！）

——如是，「大制不割」，真正心靈的「大」，無際能容，不裁切任何，而能和光同

塵，乃至人類所謂的「邪惡」，俱能於中參透，獲得相應的智慧，與悟覺。
(這是視綫敞開，全面性的觀照與審美，以是要說「道在稊稗，道在屎尿」了。)

◎哭泣與死亡——儒、釋、道三者之於喪葬的不同

(因一名同學分享一場人人努力箝制「不哭」，卻又因一個意外的觸動而擁抱痛哭的佛教喪禮而有的回應)

·儒家「盡哀」：非哭不可！不哭、不盡哀，或就叫「不孝」、「不義」、「不忠」……須依據人際關係(君臣、父子、夫妻、師友……等五倫狀態)、情誼交際的親疏遠近、厚薄深淺來哭(不轟轟烈烈痛哭一場便缺乏感情，不夠愛，白養、白待一場……)

·佛家「止哀」：不能哭！——然此「不哭」的原因，意在「解縛」，讓往生者安心走向淨土，避免愛執不捨、又眷戀輪迴。但亡靈的「神識」，很接近「意生身」的狀態，往往盤桓於所親所愛身畔，若僅是葬禮那二、三小時熬忍不哭，其餘時刻都痛心疾首、哀哭非常，又怎可能不惻惻繫戀、掛懷？由是，不可「學一法，縛一法」——「止哭」，重在要佛子們能「修法」、「修定」。你能空寂、不執，亡者便自然脫落。你脫落，他就脫落！若能來自內發的喜樂、安恬——真正明了淨土、深信淨土、深信彌陀，堅澈無疑，那麼豈止是亡者往生，即連生者也一併安居淨土了。故「不哭」不在「壓抑」、「箝制」，更在提醒「勘破」、「禪定」、或「淨念」。

·老莊「哀三聲」——哭之，忘之，舒卷自如。且看莊子的寓言〈秦失弔老子〉：老子逝後，他的朋友「秦失」來弔老子。

秦失走入靈堂，「大哭三聲」，就走了出來，揚長而去。於是，弟子(不管是老子或秦失的弟子)問：「你不是老師的朋友嗎？不是來弔祭老師的嗎？怎麼這般『才只三聲』便走人了？這符合弔祭之道、弔祭之儀嗎？」秦失回答，他那三聲，其實還是因為以人的禮節——依老子是個「人」，才號哭三聲！若依老子的境界，則此人來是「順時而來」，去時，亦是「順時而去」；去來、生滅無不解脫，即連這三聲也不必了！（「順時而來，順時而去」與「如來者，如如而來，如如而去」是同一跡路）。

而後，秦失以「遁天倍情」解釋凡夫的生死纏連——從來花開定有花謝，有生就必定有死，這就是大化、自然的真相，天地宇宙運行的法則；而人類卻寧可辜負、背叛天地自然的諦理(即「遁天」)，增益、強化自我的愛染、情執(「倍情」)。如是，於生死之際，大慟特慟，難以脫鉤……其痛烈，恰若倒懸倒掛的雞鴨牲口。

佛家稱此生死解脫的境界為「涅槃」，莊子則稱為「帝之懸解」(帝，指天帝、上蒼)——理解天地宇宙「有來必去」的軌則，安恬順受，而解除了「倒懸」般的生死哀慟。

由是，生死恬泊，無不脫解。

〔原文：老聃死，秦失弔之，三號而出。

弟子曰：「非夫子之友耶？」

曰：「然。」

「然弔焉若此，可乎？」

曰：「然。始也，吾以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入而弔焉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會之，必有不蘄言而言，不蘄哭而哭者，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謂遁天之刑。適來，夫子時也；適去，夫子順也。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。古者謂是帝之縣解。」〔縣，同「懸」字〕